

第四十五頁，第四行：

【如第二月。非體非影。何以故。第二之觀。捏所成故。諸有智者。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。離見非見。此亦如是。目眚所成。今欲名誰是燈是見。何況分別非燈非見。】

這一段經文接著解釋「別業妄見」，在前面佛給我們說明這個道理以後，舉眼睛有病看到燈上的圓影，用這個例子來說明。必須到自己覺悟，覺悟自己眼睛有了毛病，看到外面燈上的五色圓影的妄相，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講正知正見，經上講的「見眚非病」，這是菩薩的現量境界。今天佛又舉個比喻，舉『第二月』，什麼叫第二月？第二月是『非體非影』。體是講月亮的本體，第一月；影，我們講水裡面的月影，古人所謂「千江有水千江月」，那個月我們曉得完全是虛妄的，那叫第三月；第二月，捏目所成，兩個眼睛焦距沒有集中在一起，看成兩個影。捏目，如果我們用手緊緊的按住眼球，你看到外面是兩個相，這兩個相我們就稱之為第二月。第二月它並不是真月之體，非體，它也不是水中的月影，這就是非體非影。

『何以故？第二之觀，捏所成故』，這個現象是這麼產生的。

『諸有智者，不應說言此捏根元是形非形，離見非見』，既然是捏目所見的妄相，當然我們不會執著第二月是月亮的本體。第二月從哪裡來的？既不是月亮本體生的，也沒有離開月亮的本體，這是經上講的舉出這麼一個例子。因為第二月既然是從捏目所生的這種幻相，一個明白人，這個地方的智者就是明白人，他決定不會在這裡面起分別、起執著，就是這麼個意思。為什麼？目本無捏，眼睛本

來沒有這一捏，不應說言「是形」；離目無捏，不應說言「非形」；捏見二月，有捏才見第二月，不應說言「離見」；見體無捏，真見之體本來無捏，不應說言「離於非見」。

捏的時候確實見到兩個月影，不能說沒有兩個月影，確實有兩個月影；如果我們手放下來之後，第二個月影就沒有。經上反覆這樣的說明，就是叫我們體會見是妄見，不是真見。

《楞嚴》對於這個問題討論得詳細，反覆跟我們說明。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說得簡單，《金剛經》上說「諸法如義」，四個字就交代過去了。諸法如義很不好懂，諸法是指妄相，就是此地講的第二月，也是前面講的燈上的五色圓影。這個比喻就是比喻我們現在六根、六識、六塵、十八界，森羅萬象，這就如燈上的圓影，是病眼所見，也如同捏目所見的第二月。但是凡夫之人沒有這個智慧，不了解事實的真相，在境界裡頭產生妄想，「第二月從哪裡來的，是月生的還是不是月生的？燈上圓影是燈生的還是見生的？」於是就有這些疑問。從這些疑問再去追究、再去探討，就是現在所謂哲學、科學、宗教，搞這一套，根本就是虛妄的，諸位想想，能夠找出一個根源來嗎？決定是找不到的。有智慧的人一看，整個情形就了解，所以他在這個境界裡面一念不生，真相大白，這一切真相才能夠見得到。相雖然是妄，妄與真不二，諸位要想到經上常講「如」字，你看經一開端「如是我聞」的如，如就是萬法皆如。事如其理，理如其事，理與事是一不是二，才叫如，如果是二那就不如。一才叫如，一就是真，所以真就叫如，我們講真如；二就是虛妄了，捏目所見的二月。

為什麼說二月是虛妄？虛妄不是在境界上，虛妄是在我們內心裡面，不是在外境。外境與理體永遠是一不是二，這個道理相當之深，永遠是一不是二。我們《楞嚴經》剛剛念過去不久，所謂當處

出生、當業輪迴，悟入這個道理就入佛位。這個事情確實很不容易體會，為什麼不容易體會？那就是因為我們離不開心意識。而這個真相必須捨離心意識，真相才能現前；若不捨離心意識，這個真相就不能現前。實際上真相就是擺在我們面前，可是我們看不出來；看出來之後，你的心是清淨的，你的心是平等的。那正是《楞嚴》裡面所講的，一切煩惱障礙「應念化成無上知覺」。也正是六祖所說的「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」，諸位要記住，六祖所說的一般若，重要的就是那個「一」。《華嚴》裡面一是一真法界，六祖說一，一是真般若，淨土裡面教給我們要「一心不亂」，禪家所謂「識得一萬事畢」，只要你心到一，你就成佛。我們現在是三心二意，這不行，三心二意不能成佛，不能解決問題。

我剛剛到圖書館來的時候接了個電話，我有個同鄉告訴我，有個馬教授兩個月以前死了，問我曉得不曉得？我一點都不知道，我們圖書館開幕的時候，他到我們這裡來過。他說他到醫院檢查的時候，身體非常好，好像是在課堂裡面死掉，上著課暈倒死了。他告訴我，這個人就是放不下，年歲也不小，也很有錢，一天到晚就找錢，收藏這些名畫，他喜歡畫，家裡大概收藏將近兩千幅名畫。他很感慨說，有什麼用？說去就去了，真是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那些東西不曉得給誰拿去了。他收藏不少書，他私人的藏書大概比我們圖書館多五、六倍的樣子，一生就愛好這個東西，天天收藏。所以人要放得下，說去就去！今天我又聽到一個，你們大家都曉得佛教裡頭有個張居士也死了，人命無常！

經典裡面所講的，就是叫我們要體會這個道理、認識這個道理，要能看得破、要能放得下，學佛就學得自在。聖人的教訓決定不會錯，學佛要學得心平氣和。孔夫子說「君子思不出其位」，所以我們自己要曉得自己是什麼身分、自己是什麼地位，我們所思、所

做不超過自己的本分，不超越自己的本位，這就叫守本分，守本分的人才能有成就。又說是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」，這些話都非常有道理，人總要守本分。我們學佛，我們的本分就是學佛，佛是什麼？是大智慧、徹底的覺悟，我們就是學這個。可是要懂得修學的方法，《楞嚴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、《般若》，這是佛法裡面最極圓融的經典，一乘佛法。這些經典裡面所教給我們的，都是當生成就的佛法，不必要三大阿僧祇劫，一生當中就可以圓滿。

但是，意思你要真正能夠會得，然後才能夠依教奉行；如果經的意思都不會，諸位想想怎麼能奉行？經典裡面所說的這些道理，都是幫助我們看破，能看得破然後才能放得下。我們為什麼放不下？就是因為沒看破，不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實相。經典裡面句句都是實話，是教我們在這裡覺悟。因此經典並不是給我們理解的，諸位要懂這個道理，它是幫助我們覺悟的，是幫助我們開悟的。悟的理愈深，心愈清淨、愈自在；你要是在裡面研究，研究得再深，你心不自在，不能得解脫。所以說一切大乘經典無不是以悟為宗旨，這一點我們要曉得。悟是活的，不是死在字裡行間，而是在字裡行間大徹大悟，言下大悟。

經裡面說『此亦如是』，這句是承上面的意思，可見二月不是實在的，唯是捏其根元，這一捏是第二月的根源。燈上的五色圓影本來沒有，只是眼睛有了病才有的，所以說『目眚所成，今欲名誰是燈是見，何況分別非燈非見』，也像這個道理差不多。因為這樁事情真正的來探討，它根本就是虛妄，既然是虛妄，它的體性都不可得，你還給它加什麼名相？體性都不可得，你要加個誰是燈、誰是見，你在裡頭分別，哪個不是燈、哪個不是見？全都是計度分別，毫無意義。這個話說起來是很淺顯，但是佛的含義很深。什麼意思？就是我們現在在一切諸法裡頭加這些名相，剛才說根塵識、

十八界就是燈上圓影，就是捏目所見的第二月。所以讀這些經的時候要悟這個道理，它體性都沒有，你再給它加上這些名相，名相也是假的。

我們凡夫之人不明真實的事理，而對這些名相苦苦的執著，這是不悟的根源。所以佛再教給我們受持經典，話說得很清楚，叫我們要離名字相持、要離言說相持、要離心緣相持，這才叫受持經典。名字、言說、心緣，換句話說，受持經典，正是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這叫真受持。千萬不要以為佛有法可說，我們現在執著就是佛有法可說，哪裡曉得佛所說的一切法是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。就跟講第二月一樣，講燈上五色圓影一樣，你們諸位想想這個味道，五色圓影根本沒有，第二月也沒有。佛教我們聽經要會聽，聽了不執著就開悟，聽了執著就迷在裡面，佛實在是大慈大悲，將他說法的真相和盤給我們托出。我們在這些妄相裡面，或者在佛的言說裡面，要起執著、起分別，這是愚人，這是不解如來所說義。必須要在真見中拔除病本，換句話說，病與不病都沒有交涉。到這個時候，你就再不會分別是瞋非瞋、是見非見、是月非月，再不會起這個念頭，起這個念頭統是妄見。因為目瞋，我自己眼睛有病，自己看到的；別人眼睛沒病他看不到，所以叫別業，個別的。捏目所見二月也是自己，這兩種比喻都是比喻別業妄見。下面是第二段，再給我們講同分妄見。請看經文：

【云何名為同分妄見。】

所謂『同分』，與他人共同感惡緣，共同見到不吉祥的事，這種叫同分。我們看這個經上所說的：

【阿難。此閻浮提。除大海水。中間平陸有三千洲。】

這是經典裡面所說，須彌山之南是南閻浮提洲，是指我們這個地球。『除大海水』之外，我們地球上確實水多、陸地少，縱然說

大陸，我們現在看看地圖四面都是海洋。海洋當中的『平陸』，平是平地、陸地，就是平原的陸地，所謂眾生居住的所在，大大小小的『三千洲』。這也都是概略之說，不能說細說。

【正中大洲。東西括量。大國凡有二千三百。】

這是釋迦牟尼佛的時代，他沒有說這個大陸有多大，只說這個陸地上比較大的國家有二千三百。

【其餘小洲在諸海中。其間或有三兩百國。或一或二。至於三十四十五十。】

在大洲之外，這些小洲裡面的國家，多寡不定，有些小島裡面有一國或者是兩國。諸位要記住，此地所講的國，都是從前部落的時代。釋迦牟尼佛出現在我們周朝的時代，我們歷史上所記載的，周朝的時候在我們中國大陸的版圖裡面就有八百諸侯，每一個諸侯他都是一國的國君。那個時候不到五十里也是一國，拿我們現在來講，連一個縣分都不到，似乎一個鄉鎮也是一國，小國。大國我們稱作百里侯，縱橫有一百里，在當時都是大國、大部落。所以要曉得這個情形，這是在過去沒有統一，都是部落的時代。所以一個小島面積很小，可能裡面就有兩個部落、三個部落，乃至於十個、八個都不一定。這是先把大前提提出來，然後再跟我們解釋同分妄見。

【阿難。若復此中有一小洲。只有兩國。】

這是便利解釋同分妄見，說有一個小島，小島裡面是兩個部落，就是很小的島。

【唯一國人同感惡緣。則彼小洲當土眾生。睹諸一切不祥境界。或見二日。或見兩月。其中乃至暈適珮玦。彗孛飛流。負耳虹蜺。種種惡相。但此國見。彼國眾生本所不見。亦復不聞。】

這是講天象的災變。天象災變，東西方歷史裡面記載的都很多

。我們現代的天文比不上外國人，沒有外國人發達；但是諸位要曉得，在望遠鏡沒有發明之前，外國人的天文沒有中國人發達。諸位去看看二十五史，從《史記》一直下來，咱們中國歷代歷史裡頭都有一卷《天文誌》。講到古老的天文學，我們中國真是了不起，對於天象的觀測、記錄都相當完整，而推星的度數也非常精確。現代天文學家看到我們中國古人也不能不佩服。關於這些災疫，到後來的歷史上專門有《災疫誌》，諸位看歷史的時候你能夠看到，這是國家正史裡頭所記載的。《地方誌》裡面記載的就更多，每一個省、每一個縣市有什麼特別的天象，也都有記載這些怪異的現象。這些現象在佛法裡面的解釋很簡單，世間法裡面是沒法子解釋的，只是曉得有這些現象，這不是個好現象，在佛法裡面講「眾業所感，同分妄見」。佛法裡面給我們講，境界是隨著人心來轉變的，所謂「依報隨著正報轉」，正報是人心，人心善，大家所看到的現象正常、祥和；人心不善，那個天象也就常常有怪異、不正常，凡是不正常就是怪異，這些都是不好的預兆。

以前的人心很厚，只要在地方的上見到這些怪異的現象，這個地方上的這些官員，甚至於帝王，他就提高警覺，自己曉得一定在施政上有過失，所以能夠懺悔，能夠改過自新，以求消災免難。現在的人心變了，他不是這個想法，他認為這是自然現象，與人心沒有關係，什麼樣的現象他也不理會，不知道懺悔，這個不得了！大的劫難要來，境界上常常示現這些怪異的現象就是給我們的警告。誰給我們警告？自己給自己的警告，眾業所感的警告，如何能夠不覺？我們現前所感到的是怪異，諸位稍稍要留意你才曉得。你看看現在的氣候就不正常，冬天應該冷，夏天應該熱，現在的情形有很多地方夏天冷、冬天熱，這就是不正常。去年的夏季，歐洲是冷夏，日本也是冷夏，氣候反常，這都是重大災難之前的預兆。此地講的

這一段也是這個意思，這是解釋同分妄見。佛在此地就這一個國家名之為同，要是從另外一個國家來看，那還是別。為什麼？那一個國沒看到。『唯一國人同感惡緣』，他見到了，『彼國眾生本所不見，亦復不聞』，在別的國家來看，它還是別業；從這一個地區上講，是這一個地區眾生的共業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無論是同也好、是別也好，總而言之，這是虛妄而不是真實，這一點我們要記住。

底下所舉的這些事情，統統是不吉祥的境界，為什麼？反常，太陽只有一個，看到兩個。諸位要記住，歷史上確實有記載，有見到二日、三日，或者見到兩個月亮，可不是捏目所見的兩個月亮，這就是很不正常的現象，這也很少見。但是底下『暈適珮玦，彗孛飛流，負耳虹蜺』，這些相常見，時而有之。「暈」是太陽或者月亮周圍較暗的光圈，這個圈有的時候小，有的時候很大的面積，這不是我們眼睛看花，日月外面有很大的光圈，這叫暈。「適」，是半影的日蝕，或者半影的月蝕，日月是能見到，但是光輝減弱。「珮玦」，這也比較少見，但是比二日、二月見得要多，這就好像太陽跟月亮帶著珮環一樣，在它的旁邊多了一些東西，附帶在旁邊。

「彗」是指彗星，中國、西方都覺得這是不吉祥的，中國人叫掃把星，凡是彗星出現大概這個世界上都有戰爭。根據歷史上記載，確實每一次大彗星出現，世界上都發生戰爭。彗星是一條尾巴拉得很長。「孛」這個星四面放射光芒，就是不止一個尾巴，它向四面放光，這個叫孛。「飛」是星，這個星突然之間飛走，沒有了，消失了，它移動而消失，這叫飛。「流」是指一般的流星，流星是常見，幾乎每天晚上都可以見到。流星有多有少，它也有週期性，我們稱為流星雨，在天文學裡頭它推算得很精確，它有週期性。「負耳」，古人所謂陰陽之氣，附在日月的旁邊像個耳朵一樣，好像太陽跟月亮長了個耳朵叫負耳。「虹蜺」，我們現在叫彩虹，早晨出的



就叫虹，傍晚出的叫蜺。這些現象在此地的解釋，都是「同分妄見」。

同樣是一個天象，在這個地區見到，那個地區見不到，所以說「但此國見，彼國眾生本所不見」，這是指一個小洲裡頭有兩個國家，另外一個國家人他沒見到，「亦復不聞」，不但沒見到，還沒聽說。這個比喻也很淺顯，這種比喻也是常識，可是比喻的理很深，它比喻作凡夫、外道、小乘以及權教菩薩，不能夠了達見相五蘊色心，在幻相裡面妄生是非。所以凡夫與外道見同居國土裡面分段生死惡相，這就是凡夫的共業所感，凡夫的同分妄見，這個意思很深；權教菩薩與小乘他們見到方便土，或者是實報土的變易生死惡相。雖然講凡聖不一樣，它還是個惡相，還是見到這個惡相，這就是我們講的方便有餘土跟實報莊嚴土。到什麼時候才不見？這個不見是講諸佛與大菩薩們，經上說的「自住三摩地中，見與見緣如虛空華，本無所有」，他們見到。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出來，就是見到「諸法如義」，你看這解釋，「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」。換句話說，在如來的地位上，見不到同居土裡面分段生死相，也沒有方便、實報土裡頭的變易生死相，他所見的是真的。就是好像一個好眼睛的人，他看的是個清涼的月亮，沒有看到二月；看到燈上是明淨之燈，沒有看到圓影。

諸位千萬要記住，學佛主要就學的這個東西。如果這個不會，就是做全世界出家人的僧皇也沒用處，為什麼？還在凡聖同居土裡頭，還離不開分段生死惡相，要曉得這個道理。因此學佛人不可以鑽在名聞利養裡頭，也不能做小乘自了漢，不可以。中國佛法的特色是大乘法、是一乘法，中國佛法所講求的是一生成就，確實是當生成就的佛法。問的是當生成得了、成不了？給諸位說，決定成得了。只要有正確的方法，方法沒有偏差、理論正確，一定有成就。

所以對於宇宙人生真實的狀況一定要了解，這個了解是悟，佛給我們說的這個，我們要悟；不能用腦子去想，愈想就愈糟糕，想是虛妄分別。《楞嚴》好，《楞嚴》教我們「捨識用根」，為什麼？根是一、根是真，這個根是講根中之性，眼根裡面見性，耳根裡面聞性，見性跟聞性是不生不滅的，前面十番顯見講過，不來不去、不垢不淨，它是真的。而我們現在見色聞聲，諸位仔細想想，見性、聞性在唯識裡面講叫根本依，沒有這個哪能見、哪能聞！

可是我們今天見色是見性，見性裡面帶著什麼？帶著有八個心王的見分，同時又帶與這些心王相應的五十一個心所的見分，所以這個見相當的複雜。因為我們用這種見來見色，所以在眼根見色塵裡面生無量煩惱，八萬四千塵勞煩惱。佛在此地教我們修行什麼？我們只用見性見，八識五十一心所的見分都不要，單單用見性見，你所見的是一真法界，你的見跟佛的見一樣，佛知佛見，去掉這個就行了。八識的見分、五十一心所的見分統統是虛妄的，這個百法裡講得很清楚，前面九十四法都統統是有為法。有為法，《金剛經》說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」，不是真實的。所以要用真見才能見到真的境界，用妄見見的是虛妄境界，道理就是在此地。佛與大菩薩所謂「自住三摩地中」，那個三摩地是大定，就是首楞嚴大定，定的什麼？見與見緣都捨離了，見就是八識五十一心所的見分，緣就是相分，能見所見如虛空華本無所有，所遺留下來的就是一個真見，見一真法界。

一真法界在《金剛經》裡面講就是「諸法如義」；在《法華經》裡面講就是十如是，相如是、性如是、體如是、作如是，一直到本末究竟無不如是，所以說萬法皆如。這個心是定的，在一切境界裡面決定不動心，這才能見到真見、才能見到真實相。真實相是什麼樣子？我再給諸位說，真實相就是眼前我們看的樣子。佛也是看

的這個樣子，我們也是看的這個樣子，佛看的是真實，我們看的是虛妄。佛看的一切相，再給諸位說，真實是平等的，是一相。所以一真的一，它不是數目字，它不是一二的一，一就是多、多就是一，一多不二這叫一，它是這個一。確實不二，生佛不二。從前禪宗黃龍祖師勘驗學人，「我手何似佛手？」我跟佛不二；「我腳何似驢腳？」這就是說我跟畜生也不二。在這裡面體會萬法平等，一切法皆不二，這個時候才真正解脫、真正自在，這才能解決問題。

我們今天在一切境界上起心動念，不止二、三，無量無邊的分別執著，所以見不到一真的境界。自己製造輪迴，冤枉生死，其實這個東西都沒有，這個輪迴就跟燈上的圓影一樣，病眼所見。我們這個心在境界上生分別、生執著、起妄念，這就是心有病，就跟眼有病一樣，才見到這個境界。心病要靠什麼？覺悟就治好了，外面沒有一個人能夠治你的病，就是要靠你自己覺悟。所以說「心佛眾生三無差別」，自己不覺悟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，一定要自己大徹大悟，這個問題自然就沒有了。我們在講堂裡面目前所研究的這些經論，給諸位說，處處都是叫我們覺悟，不能不覺！覺悟要靠智慧，就是要開智慧。智慧從哪來的？智慧從定來的。什麼叫做定？這些問題必須搞清楚，聽說定，一定就修定去了，一定要盤腿面壁去了，這就錯了，那個盤腿面壁的定，給諸位說，不能開悟。定是什麼？眼見色而不動心，曉得這個色是虛妄的，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眼根在色塵上入定，不動心就是定，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起念就是定；耳根在聲塵上亦復如是，耳根在聲塵上入定；吃東西儘管吃，吃的時候不分別不執著、不起心不動念，舌根在味塵上入定，要這樣才行。

六根在六塵境界上沒有分別執著，也不起妄念，這叫定。這個定裡面才生智慧，才能夠見到真實相，所以定是這個修法。這種修

法，我們在《四十華嚴》五十三參裡面看到的例子太多，這是大乘法、這是一乘法。至高無上的禪定沒有出入，所謂「行住坐臥皆在定中」，無時不在定中，這叫大定。就是此地經上講的佛及大菩薩「自住三摩地中」，這個定才管用。這個定修成的時候，你所接觸的境界是一真法界、是平等的法界。入這個境界之後，再給諸位說，有法緣弘法利生，沒有法緣才可以住山修行，住茅蓬閉關。你看看蓮池大師的《竹窗隨筆》，古人是到這個時候才住茅蓬、才閉關。為什麼去住茅蓬、去閉關？沒有度眾生的緣分，沒有緣分。有緣分的時候決定不會，要隨緣度眾生，慈悲一切。沒有緣分這才住山、這才閉關等待法緣成熟，龍天擁護，普度眾生。所以以前閉關跟住山、住茅蓬，那就是大善知識，那就是過來人。

從前參學找明師，誰是明師？以前人不像現在，絕不自我宣傳，誰知道他有學問、他有道德？去看他閉關了，閉關就是；換句話說，他的道德、智慧都圓滿，你去親近他，你向他請教，決定沒錯。沒有到這個程度，誰敢講住茅蓬？誰敢說閉關？不敢講，那是成就以後的事情。可是現在風氣跟從前不一樣，現在一出家就想住茅蓬、就想閉關，幹什麼？圖個清淨、圖人家的供養。幾年關閉出來之後一無所知，現在這種情形很多，這是我們要曉得的。所以年輕人要努力的學習。除非在一種情形之下也可以閉關，古代有，應酬太多，那是什麼？名氣出去了，今天這個來看你，明天那個來看你，接應不暇，搞得自己沒有法子用功、障礙太多，為了避免這些障礙，可以住山、可以閉關，這是不得已的情形之下。

若不是這樣，年輕剛剛學佛決定不能有這個念頭，我過去原先也是不曉得這個道理，出家沒多久我是有個機緣，也是有個山上小茅蓬來找我，我很想去。我到台中跟李老師商量，結果被他罵了一頓，說這個道理給我聽。以後我讀蓮池大師的《竹窗隨筆》，也看

到蓮池大師確實是這麼講，這個念頭才打消。今日之下，如果是你們諸位要不找我講經，也不來聽我講經，我倒是很想去閉關、去住山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可是有人來找這就不行，有這個緣無可奈何。雖有這個緣，有沒有礙？沒有礙，這就一定要自己住在平等法界。到左右逢源，彼此無礙；換句話說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要到不生煩惱，只生智慧，這就可以。只要諸位好好的用功，這個境界大家都可以證得，證得之後才曉得佛祖恩德之大，佛法真實不虛，決定沒有一句假話、決定不欺騙人。今天講到這個地方是一個段落。

底下這一章也是《楞嚴經》裡頭很著名的一段，就是「進退合明」。這章經文是很迂迴、很曲折，實在講它並不難懂，就是經文字迂迴曲折，我們要把它看清楚。要是粗心的看，會被它的文字轉糊塗，反而意思搞不清楚。進退，進就是進一步來說，退就是退一步來說，用進一步或者用退一步方法把這樁事情，就是同分、別業兩種妄見說得清清楚楚，叫我們在這裡面得個悟處。所以這裡頭有「別業合明、同分合明」，這段經文，今天時間已經到了，我們留到過陰曆年之後再繼續，一開講就講到這一段。